



守望化龙山

刘平：一生守护一座山

记者 郭飒

清晨，化龙山的雾气还没散尽。刘平背上背包，沿着熟悉的山路出发了。

这条路，他走了快40年。1986年，19岁的刘平成为平利县千家坪林场职工，被场里安排在麦坪护林站做护林员。那一年，他还是个青涩的少年。他的父亲也是林场工人，作为“林二代”，刘平觉得自己这辈子大概就这么过下去了。

直到1998年。那一年，长江流域被特大洪水席卷。刘平坐在电视机前，看着浑浊的洪水吞噬房屋、冲垮桥梁，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植被破坏了，水土就留不住了。”刘平说。从那以后，他开始觉得，护林这份工作，似乎也应该换一种干法。

2003年，化龙山开始筹备建设省级自然保护区。熟悉山里每一条沟、每一道梁的刘平，被请去当专家向导。

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跟着来考察的专家学者，刘平第一次知道，自己看了十几年的那些花花草草，原来都有名字，都有来历，都有说不完的故事。他开始虚心求教，翻着书籍查找，拿着笔记本追着专家问，一棵一棵地对，一个一个地记。植物分类学——这门让很多科班出身的人都头疼的学问，刘平硬是靠着一双脚、一张嘴、一支笔，扎下了根。

2009年，刘平正式调入化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成为八仙保

护站的一名职工。

保护区的巡护管理，比原来单纯的护林工作复杂得多。不仅要制止非法入山人员破坏资源，还要对观察到的物种进行拍照、GPS定位记录，回来后把采集到的数据、照片等分类保存到电脑上，必要时还要对物种进行鉴定。这些工作，已经40多岁的刘平以前从未接触过，GPS、电脑、相机等设备几乎没有摸过。

刘平暗地里铆足了劲儿，一点一点地学习。化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也为职工举办了办公自动化、GPS操作、摄影、动植物识别等全方位的培训，使干部职工尽快适应保护区工作。通过坚持不懈地学习，短短半年时间，刘平就熟练掌握了GPS等设备的使用，连电脑打字办公也应用自如，还参加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林专业本科自学考试。

日常巡护时，刘平的相机、GPS等从不离身。一边拍照，一边定位，那些常人不屑一顾的花草虫鸟，成了他眼中的宝物。为了弄清一种植物，他有时爬几十里的山路，多次往返，顶风冒雨，只为拍摄到最佳物候记录；拍动物时，几个小时的蹲守更是家常便饭，有时连续跟踪、蹲守好几天。野外拍摄归来，他往往顾不上休息，趴在电脑上整理数据。遇到不认识的物种，或拿着实物上网对照，或向专家请教，或在他那几本珍藏了多年的植物志和动物志里查找答案，直

到鉴定准确为止。

17年来，刘平累计发现各类动植物新纪录超过50种，其中发现陕西省新纪录20多种。最让他骄傲的，是一种以化龙山命名的植物新物种——化龙山黄董。这个发现，在植物界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但刘平不太爱说这些。他觉得，发现新物种是运气，真正让他踏实的，是每一次巡山时实实在在的积累。

这些年来，他一边巡护一边拍摄记录，累计拍摄有价值的照片两万多张，采集制作珍稀植物标本250余份。星果草、药山虾脊兰……这些名字拗口的植物，都是他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踩”出来的新纪录。

目前，化龙山保护区内记录在册的植物约有2300种，动物300多种，其中光是鸟类就有250多种。而刘平，是保护区里积累资料最丰富的人，几乎能认出每一种动植物。

如今，刘平58岁了。头发花白，腿脚也有些吃不消了。

“得把年轻人带起来。”刘平说。而他带新人的方式，和他自己当年学的时候一样——上山，边走边讲，冷不丁地提问。

他说，退休以后，要把自己的照片、记录、标本都毫无保留地交给年轻人。他知道，这座山需要一直守下去。

从青涩少年到鬓角染霜，刘平把一辈子交给了化龙山。而化龙山，也用满山的苍翠回报了他。

4月的化龙山，万物才刚刚苏醒。巡山护林的脚步从未停歇。

“你猜这树皮以前能干啥？”刘平捡起一片薄薄的红褐色树皮，递到薛丽面前。

薛丽摇摇头。

“写字。”刘平笑着说，“古人拿它当过纸。”薛丽接过那片树皮，翻来覆去地看。阳光从树缝里漏下来，落在她脸上。这是她来化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以下简称化保局)工作的第4个月，也是她第一次牢牢记住一棵树的名字——红桦。

今年1月4日，刚研究生毕业的薛丽到化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报到。“单位好小。”这是她的第一印象。

紧接着，她被分到了曾家保护站，心理落差也更大。“站上一共5个人，吃住都在站上。虽然环境比我想象得好一些，但我心里还不能完全接受这样的工作环境。”薛丽坦言。电话里，父亲劝她：“没事嘛，年轻人到基层锻炼锻炼也挺好的。”

她留下来了，成为化龙山所有保护站里最年轻的女生。管理学研究生学历，干的却是巡山的活儿。这对于薛丽来说，不仅要适应工作环境，还要适应工作内容。平均每个星期要上山一次，周末还得值班。第一次巡山，走了三四公里山路，累得她一句话都不想谈。

“其实巡山也蛮有意思的。”薛丽现在说起来，语气轻松了不少，“进山之后，这些老师对我也很好，会教我认识各种动植物。”

薛丽怕过两件事：一是怕站点简陋，没有同龄人；二是怕山路走不动。现在，两件事都解决了——站里来了另一个年轻人陪她，山路走多了，发现路比想象的还要宽。“至于回家远嘛，车也挺方便的，我感觉工作也还可以。”薛丽说。

真正需要调整的，是心态。

她的同学们大多留在了城市，每天在写字楼里上班。而她，在“山大沟深”的地方，穿着胶鞋爬山。

“心里边儿肯定是有落差的。”薛丽承认。

但慢慢地，她开始接受了，甚至觉得在山里认识这些动植物很有意思，生活也挺方便。她常常跟同学分享巡山的经历，拍好看的花给他们看。“他们都很羡慕。”薛丽笑了，“大城市都很卷嘛，他们反而更向往这种淳朴、简单的生活。”她说，在城市里，累了只能回家。但在保护站，办公室坐累了，就出去，在山里面转转，心情调节特别好。

另一个变化是作息。以前在学校，夜里12点多才睡。现在，晚上10点半就睡觉，第二天7时许自然醒。“个人精神状态要好一点。”薛丽说。领导们也很照顾她，几乎每隔一周，局里就有人到站上来看看，问问她吃住习不习惯。

刘平是八仙站的老人手，干了快20年。他带着薛丽巡山，边走边讲，像个老师一样，还会突然提问。

“单子叶植物跟双子叶植物有什么区别？”上山的路上，刘平冷不丁地问。

薛丽愣了一下，想了想，答上来了。

刘平心细，看到什么就讲什么，从植物到动物，从防火到监测。薛丽说，这是她学到最多的部分。

现在，她已经能叫出不少植物的名字了。每认出一个，她就有一点成就感。“铁线莲、黄毛草莓、甘肃山植……”她掰着手指头数，又突然兴奋起来，“但是今天印象最深的是红桦！”

如今，薛丽已经在化龙山里度过第一个春天。山里的花渐渐开了，她拍了很多照片，发给同学，也留给自己。

薛丽：在化龙山的第一个春天

记者 郭飒

宋要强：用镜头守护化龙山的“精灵”

记者 周健

3月31日，天刚蒙蒙亮，宋要强就起了床。他往背包里塞进电池、内存卡和红外相机，乘车赶往正河坝保护站。稍作休整，便一头扎进了茫茫山林。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他要分布在8个区域的150多台红外相机的电池和内存卡一一更换。这样的工作，他每年4月和9月各做一次，每次都要忙活一个多月。

宋要强是河南许昌人，2010年从陕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系植物学专业硕士毕业后，来到陕西化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化龙山地处陕西最南端的平利、镇坪两县交界处，南接重庆，东邻湖北，森林覆盖率达92.7%，是一片原始而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

刚参加工作不久，宋要强在一次巡护中，偶然看见枯叶里有一朵花开得正旺。花朵很大，模样奇特，他从没见过。他举起相机拍了下来，回到宿舍翻遍资料也查不到名字，便把照片发到老师、同学的群里求助。几天后，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任毅打来电话，声音里透着激动：“可能是独花兰！陕西已经几十年没见过了！”随后，任教授专程赶来考察，最终确认这正是一度被认为濒临灭绝的独花兰。

宋要强还是个拍鸟爱好者。他自小

就觉得鸳鸯好看，成双入对，是爱情的象征，可一直无缘见到。2014年的一天，他乘车经过镇坪县曾家镇双河口，远远望见河里有一对鸟儿在戏水，看着像鸳鸯。可惜没带相机，车又疾驰而过，错过了拍摄机会。此后的6年，每个冬天他都专门抽时间去双河口蹲守，每次守上五六天，却总是失望而归。

直到2021年冬天，他开车经过镇坪县城关镇南江河，无意间往水中一瞥——好像有鸳鸯！他立刻调转头，回家取了拍摄工具，蹲守了一个多星期，终于拍到了满意的照片。那一刻，6年的等待都值得了。

如今，化龙山保护区共有250多种鸟类，宋要强拍到了200多种，还发现了30多种保护区鸟类新纪录，其中包括中华秋沙鸭、鸮、环嘴鹡鹑等。2025年11月，他又在南江河水库拍到一种水鸟，经专家鉴定，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秋沙鸭。这种被称为“活化石”的古老孑遗动物，让化龙山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增加到12种。今年3月，他拍摄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鸮，这已是化龙山发现的第58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刷新了保护区纪录。

这些年，化龙山保护区实施了红外相机网格化监测，在8个区域安装了150多台红外相机，专门监测野生保护动物的生活习性和活动规律。设立10个监测样地，安装物候相机、环境监测仪和红外相机，对大叶杓兰、珙桐、象鼻兰等7个重点保护植物进行全天候监测。去年6月，发现了大叶杓兰野生种群100多株，是迄今为止在陕西省境内发现的最大野生种群。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管好这些‘眼睛’。”宋要强一边更换电池一边说，“通常就是进山、换电池、取内存卡、看画面、做记录。虽然辛辛苦苦，枯燥点，但每次看到新画面，就像打开一个盲盒，不时就会带来惊喜。”近年来，林麝、黑熊、中华鬣羚、红腹锦鸡、红腹角雉……那些深山里的“精灵”，都被他的镜头悄然记录。

在2025年度鄂西渝东陕南自然保护区联盟红外相机影像评比中，化龙山保护区选送的作品斩获多个奖项；记录熊崽跟着母亲学习生存技能的《跟我学本领》获二等奖；捕捉到中华鬣羚“害羞”跑开的《看我表演》和黑熊受惊的《虚惊一场》获三等奖。这些画面，都是宋要强和同事们的工作成果。

姚忠文：扎根深山护青绿

记者 吴苏

次换防，阵地不同，哨位如一。

“那些年在上竹保护站，站上七个人，每个月我们都要进山四五次。刚开始对花草树木的新奇很快被单调消磨殆尽，是责任感把我从疲惫期里拽了出来。所以不是我选择了这份工作，而是这份工作选择了我。”他说这话时，语气平淡，像在说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化龙山教会他认识每一种植物，每一只动物，如今整座山里的生灵，大部分他都叫得出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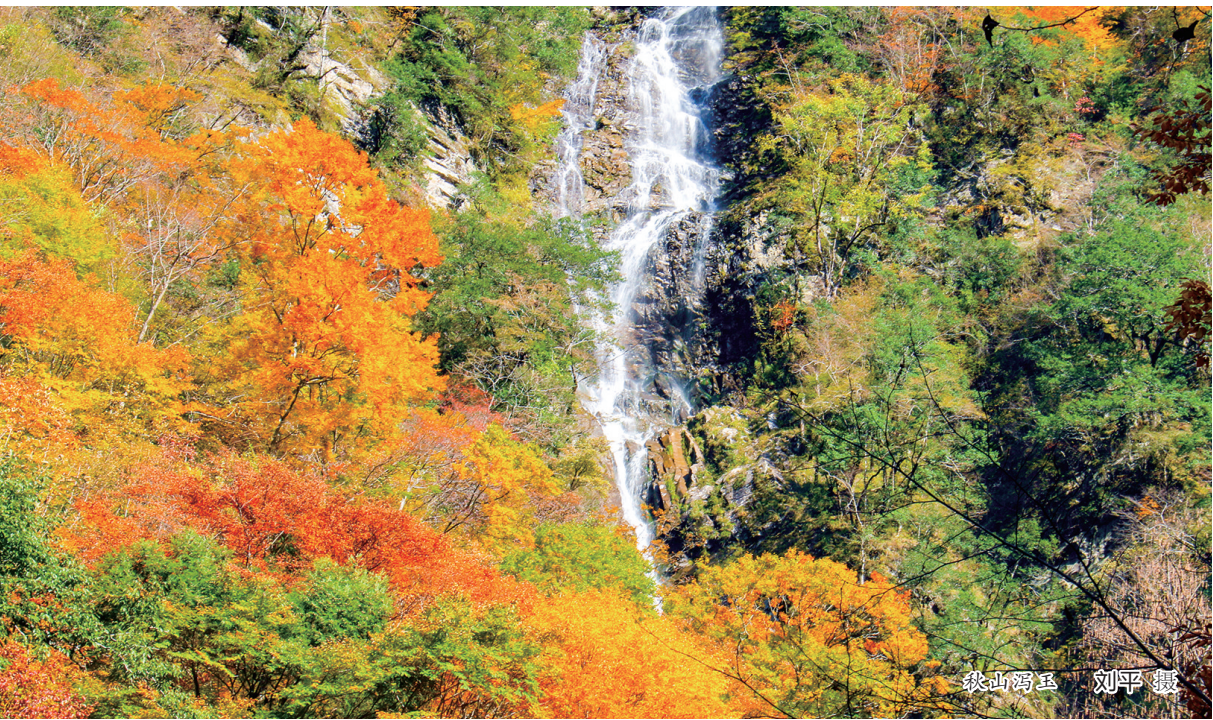
在姚忠文的工作经验里，虽然每天面对最多的是化龙山的一草一木，但和当地老百姓打交道才是最精深的一门功课。“在每年五六月野菜、中药材疯长的季节，总有人想进山。轻则说服教育，违法的就依法处罚。”他知道祖辈辈靠山吃山的道理，更知道保护区一草一木不能动的底线。“生态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城市空间与农业空间之间，生态空间像一道屏障，护住的是人类文明延续的纵深。”姚忠文如是说。

而今，他坐在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坦言刚开始还是感到颇为吃力。“以前都是和花草树木打交道，现在要处理

机关事务，对我也是全新的考验。”但他身上那股“干一行爱一行、干就干好”的军人劲头从未褪色。很短的时间内，他便适应了新的岗位，处理工作变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这些年，他始终站在一个军人的队列里，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部队和这片莽莽青山，从一个懵懂的青年逐步走向了沉稳的中年。岁月改变了他的容颜，却从未改变他守护青山绿水的初心。

采访末尾，姚忠文说：“化龙山不仅是陕西的化龙山，更是中国的化龙山。”语气里是当兵人特有的那种朴素骄傲。

下山时，艳阳高照，山风猎猎。再过不久，化龙山的万物便将挣脱寒意，迎来新一轮苏醒。而此刻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姚忠文，步履不停。作为化龙山保护区管理局的办公室主任，他如今要打理的不仅是那一坡一岭的草木枯荣，还有整个保护区高效运转的千头万绪。他说：“择一事，忠一生。这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站岗。以前是用脚板丈量青山，现在是用心血疏通经纬，为一线守护者筑牢后方，让化龙山这张瑰丽的生态名片传递得更远。”



独山瀑布 刘平 摄

邹奎兵的「绿色守望」

记者 赵德莎

4月3日清晨，化龙山的晨雾尚未散尽，52岁的邹奎兵便已蹲在温棚内，仔细看一排排培育中的植物幼苗。

“这里培育的是庙台榭、红豆树种苗和扦插苗，全都是珍稀保护树种。”顺着邹奎兵手指的方向望去，一株株珍稀树苗已破土而出，嫩绿的叶片正缓缓舒展，尽显生机。

“这些种子都是我和站里同事在保护区周边精心收集的。幼苗要先在温棚培育两三年，待充分木质化后，再移栽到室外培育两年左右，最终才能回归到保护区。”说起这些树苗，邹奎兵眼中满是期许，他如同照看自家孩子一般，时刻精心呵护着每一株幼苗。

扎根化龙山默默守护十七载，如今的邹奎兵，是陕西化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八仙保护站站长。

2022年刚调任八仙保护站时，邹奎兵面临的工作局面并不轻松。

“当地百姓世代靠山吃山，挖药、采野菜、砍柴是传统生计，保护站的设立在他们眼中，无异于‘断了财路’。矛盾最尖锐时，即便工作人员凌晨一两点巡查，也难以制止，反而让双方关系愈发紧张。”邹奎兵回忆起当初的情形。

为扭转这一局面，切实发挥保护站的生态保护作用，邹奎兵果断转变工作思路，另寻他法。

“硬堵肯定行不通。老百姓靠山吃山已有上千年历史，必须为他们找到新的生计出路。”他没有坐在站里发号施令，而是带领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走访，与百姓交朋友、拉家常，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政策、讲道理。

在长期的调研中，邹奎兵和同事们发现，当地素有食用山野菜的习惯，尤其是海拔2000米以上生长的野生花椒，其叶片在市场上能卖到四五十元一斤。于是，他从社区共建共管入手，带领工作人员采集野生花椒种子进行育苗，育苗成功后无偿将苗木分发给

村民种植。此后，重楼、党参、五味子等适宜林下种植的作物，团队都逐一试验、逐步推广，引导社区群众发展林业产业，降低群众靠山吃山的依赖性。邹奎兵还带领工作人员重点扶持平利县八仙镇龙门村流溪沟种植大户发展药用五味子，带动周边30余名有劳动能力的群众就近务工增收。

同时，他与同事们一起整合7名天保护林员和20名森林防火半专业力量，让大家日常走村入户，宣传森林防火、野生动物保护知识；通过联合千家坪林场、龙山村党支部、天书峡景区开展支部联建，定期召开工作例会，将资源保护工作转化为多方协同、全民参与的共同事业。

“现在大家明白了：保护好了，林子还在，药材还能种，游客还愿意来，日子反而更长远。”邹奎兵感慨道。

即便担任站长，他依旧带领团队坚守巡护一线；每月至少三次带队深入沟谷、攀登山梁；针对三岔河等分布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红豆杉的“特区”，每月至少专项巡护一次。

近年来，邹奎兵联合千家坪林场、龙山村同事及工作人员开展野生动物保护专项行动，及时制止非法入区人员，完成30部红外相机的布设监测任务，筑牢了生态保护红线。

而他心中最牵挂的，依旧是温棚里的珍稀植物幼苗、依靠山林增收的百姓，以及那些尚未完成的绿色事业：出苗率低的珍稀树种，还得继续试验培育；五味子种植规模还能进一步扩大；老百姓的土特产也能依托好生态拓宽销路……

被问及17年护山生涯最深的情感，邹奎兵憨厚一笑：“就是家乡情啊，我老家就在这儿。”

化龙山的云海日出，邹奎兵已看了17年，依旧百看不厌。温棚里那些日渐长高的幼苗，3年后、6年后，终将被他亲手栽种回保护区。到那时，青山依旧，而化龙山又将增加许多生机盎然的“新伙伴”。